

◎ [德] 西格丽德·达姆 著

◎ 沈红文 夏静 译

克里斯蒂安妮和歌德

克里斯蒂安妮

和

歌德

[德]西格丽德·达姆 著

沈红文 夏静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斯蒂安妮和歌德/[德]西格丽德·达姆著;沈红文,夏静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ISBN 7-80149-850-X

I. 克… II. ①西… ②沈… ③夏… III. ①克里斯蒂安妮生平事迹 ②歌德, J. W. V. (1749~1832) - 生平事迹 IV. K835.168.5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4517号

克里斯蒂安妮和歌德



著 者: [德] 西格丽德·达姆

译 者: 沈红文 夏 静

责任编辑: 冯韵文

责任校对: 张景秋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晓胡同10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850-X/3·137

定价: 28.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029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克里斯蒂安妮和歌德》

一书内容提要

第一章

作者写作的动机：同代人及后代人对克里斯蒂安妮的评价和她的信中表现出来的形象之间的矛盾——这个女人是何许人？——探询她的生活轨迹——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的家世；她的祖先，图林根地区的牧师——她的父亲，魏玛的律师，费了10年的劲在魏玛宫廷寻求一个职位——1765年：16岁的歌德旅行途中经过图林根——1765年：克里斯蒂安妮出生时的魏玛——克里斯蒂安妮家的窘境——1771年：母亲去世——收成不好——饥荒——克里斯蒂安妮的童年：可能的游戏地点，魏玛的泉水，上学——歌德在斯特拉斯堡上大学——1774年：克里斯蒂安妮的父亲再婚——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1775年：当政的卡尔·奥古斯特邀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到魏玛去。

第二章

1775年11月7日：歌德到达魏玛——克里斯蒂安妮·武尔

皮乌斯 10 岁——在年轻的公爵上台时她父亲的希望——她哥哥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上中学——14 岁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的图画书——1781 年秋天：哥哥到耶拿学习法律——1782 年：父亲犯渎职罪被解雇——继母去世——经济困难——克里斯蒂安妮分担家庭负担，在卡洛林娜·贝尔图赫和奥古斯特·斯勒福格特的制帽作坊工作——1783 年：判处谋杀孩子的女人安娜·卡塔林娜·霍恩死刑，于 1783 年 11 月 23 日在魏玛执行死刑；18 岁的克里斯蒂安妮是围观者，歌德是负责此案的大臣——1784 年：克里斯蒂安妮和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获得魏玛的公民权——1786 年：父亲去世——哥哥从事写作，他写了《18 世纪词汇》——歌德对他的帮助；歌德到意大利后，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失去了一切帮助。

第三章

在意大利，歌德的不可分割的存在，性经历，他认为自己又活了过来——以艺术家和客人的身份回到魏玛——陌生感，与夏绿蒂·施泰因的关系紧张——1788 年 7 月初：与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相遇；3 个季度的秘密恋爱关系——关系公开化——歌德与夏绿蒂·施泰因的关系破裂——克里斯蒂安妮怀孕，她害怕因未婚同居而受到惩罚——挑衅；歌德决心与克里斯蒂安妮同居——宫廷的惩罚措施：他必须搬到城门前的猎舍中居住——1789 年 12 月 26 日儿子奥古斯特出生——歌德的危机，再一次到意大利旅行——对留在家里的爱人和襁褓里的小生命的思念——克里斯蒂安妮呆在魏玛，塞德尔担任管家——歌德回家——他陪公爵参加西里西亚的军事演习——1790 年到 1791 年：猎舍中快乐的工作和生活——画家利普斯和迈耶尔给克里斯蒂安妮画像——第二次怀孕：1791 年 10 月 14 日生下一个死婴——1792

年夏天：搬回弗劳恩普兰的住宅。

第四章

1792年歌德陪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参加在法国进行的战争；他给克里斯蒂安妮的信，克里斯蒂安妮在魏玛的日常生活——回家——怀孕——歌德1793年夏天参加围攻美因茨的战役——第一批流传下来的克里斯蒂安妮的信——女儿夏洛林娜1793年11月21日出生，同年12月3日夭折——弗劳恩普兰的改建工作完成，富丽堂皇的房子——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离：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妮在一起时是另外一个人，克里斯蒂安妮在后院充当冯·歌德的女管家——1794年秋天：歌德与席勒友谊的开端，歌德进入创作高潮，席勒使他又成为一个诗人——歌德把他的工作场所移到了耶拿：克里斯蒂安妮管两个家——痛苦的学习阶段，创作走上前台，她必须退到幕后——1795年夏天：《罗马悲歌》出版——1795年10月30日，第四个孩子（男孩）卡尔出生，同年11月16日夭折——分割开的生活空间：歌德和席勒一家在一起，重新接近施泰因夫人，将儿子奥古斯特送到夏绿蒂·施泰因那里——克里斯蒂安妮同她哥哥、姑姑和亲戚在一起——她为魏玛的穷人求情——歌德与他的母亲，出售父母在法兰克福的房子——歌德努力为克里斯蒂安妮申请寡妇津贴。

第五章

歌德让克里斯蒂安妮了解他写作的进展情况——克里斯蒂安妮对他不在自己身边的抱怨、干预他的写作、反对他的意大利之行（1797年7月24日）的计划：他通过订立遗嘱给予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和儿子经济上的保障——一起旅行去法兰克福

看望歌德的母亲——克里斯蒂安妮和奥古斯特回魏玛，歌德继续旅行，前往意大利；由于她的抱怨，歌德决定回家：“惟有你们需要我，别人可以没有我”——歌德感到写作的压抑——打算分手——克里斯蒂安妮的不安——第三者对歌德“婚姻”的评价——关系紧张——田庄——1798年11月的重大转折：标志他们关系的重新调整——1800年5月：莱比锡的秘密蜜月旅行——克里斯蒂安妮和魏玛人：“我对所有的人都越来越不信任”——1801年初：歌德患重病，克里斯蒂安妮照顾他——和儿子在皮蒙特浴场的康复疗养——歌德承认儿子为婚生，他消除“儿子出生时的遗憾”，让他得到父亲的姓——克里斯蒂安妮仍然是“武尔皮乌斯小姐”——奥古斯特和母亲的关系——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紧张——克里斯蒂安妮同亨利希·迈耶尔和尼古拉·迈耶尔的友谊。

第六章

1802年12月16日：女儿卡廷卡出世，1802年12月19日死去——1803年：歌德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糟糕，确实是病了”，科策布之流的攻击、剧院工作的失败、和席勒关系紧张、克里斯蒂安妮的支持——在劳赫斯特特浴场的逗留：“我似乎获得了崭新的生活”——儿子上学，新来的家庭教师里默——克里斯蒂安妮和尼古拉·迈耶尔——1805年：歌德患重病——席勒去世——“图林根到处都是士兵”——克里斯蒂安妮：“我几乎一整天都顾不上自己”——1806年1月7日她的妹妹去世，1806年3月1日她的姑姑去世——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妮在他们的亲人去世后的孤寂——歌德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分别外出治疗：他在卡尔斯巴德，她在劳赫斯特特——耶拿战役后的1806年10月14~15日夜——生命危险——歌德：“非常担

心——我的稿子”——1806年10月19日：在魏玛雅科布教堂法衣室的婚礼；把战役的日期刻在结婚戒指上——舆论对婚礼的反应——歌德对拿破仑胜利的说明，他重新安排他全部的生活，在资产阶级法的基础上生活——设法获得弗劳恩普兰寓所的全部产权。

第七章

成为枢密顾问歌德夫人后的克里斯蒂安妮，人们对她的成见有增无减——歌德由结婚开始的“新的生活方式”：独自在波西米亚住了长达几个月的时间，转向年轻女子——1807年：克里斯蒂安妮看望法兰克福的婆婆——贝蒂娜·不伦塔诺在魏玛——1808年9月13日，卡特林娜·伊丽莎白·歌德去世，克里斯蒂安妮再次去法兰克福处理遗产事宜——歌德对西尔维·冯·齐格萨的爱慕——作为剧院诗人的不快——克里斯蒂安妮作为调解人——1808年冬：歌德出面争取魏玛贵族阶层对他妻子的承认——克里斯蒂安妮：“我现在的生活和从前完全不同”——艺术家巴杜拉、拉伯和魏瑟为克里斯蒂安妮画的肖像——尼古拉·迈耶尔再次来到魏玛——克里斯蒂安妮哥哥的提升——1809年：歌德写《亲和力》，克里斯蒂安妮和她的女伴卡罗琳是该书的第一批读者——1810年：关系紧张——歌德7个月不在家——克里斯蒂安妮对歌德的情人们的看法：“请你别忘了老情人，偶尔也想念我吧”——1811年：克里斯蒂安妮去卡尔斯巴德找歌德——1811年9月：克里斯蒂安妮·冯·歌德和贝蒂娜·冯·阿尔宁之间的不和；结果是歌德同贝蒂娜断绝关系——1812年：去波西米亚旅行，歌德在特普里茨为王后朗读，克里斯蒂安妮和她的女伴在卡尔斯巴德。

第八章

战争：充满创伤的 1813 年——歌德逃往波西米亚——克里斯蒂安妮在魏玛忙于安排军人借宿——1813 年 7 月 12 日：结婚纪念日，歌德在卡尔斯巴德“悄悄庆祝”；回来后把诗作《发现》作为礼物送给克里斯蒂安妮——莱比锡大会战，拿破仑军队逃跑和追击他们的胜利者进入魏玛，再次遭遇生命危险——魏玛“妇女爱国会”——大公号召战争志愿者反抗拿破仑——奥古斯特·冯·歌德报名参加志愿兵——歌德为反对儿子应征入伍而四处活动——1814 年：克里斯蒂安妮和歌德在贝尔卡浴场的春季逗留——针对奥古斯特·冯·歌德的决斗挑战，父亲以外交手段调解——歌德在莱茵-美因河地区的秋季旅行，结识玛丽安娜·冯·维勒默尔——重新开始《东西诗集》的创作，歌德“变年轻了”——克里斯蒂安妮的体力下降，生病——在贝尔卡疗养——1815 年 1 月：中风，克里斯蒂安妮“与死神近在咫尺”。

第九章

1815 年：歌德再次去莱茵-美因河地区旅行——对玛丽安娜·冯·维勒默尔的爱情——克里斯蒂安妮由基尔施女士陪伴在波西米亚疗养，抑郁——通信中断，她的孤寂——歌德 9 月从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寄出的表示和解的信——秋天在魏玛：歌德 10 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快乐又健康”，他的创作活力——克里斯蒂安妮生命的最后一年，1816 年 1 月 1 日~5 月 30 日的日记：和歌德共同的生活：用餐、看喜剧、驾车兜风；分开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妮和她的亲戚、朋友及演员——房子和家务都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她同仆人们的关系——她的日常生活——歌德“作

为国务大臣参加宣誓效忠庆典”——作为国务大臣夫人的克里斯蒂安妮——歌德在耶拿——5月29日：克里斯蒂安妮再次中风——最后的日子——1816年6月6日去世——守灵女人——6月8日下葬——在克里斯蒂安妮去世后，歌德只字不提她——雅科布公墓克里斯蒂安妮墓的倒塌——歌德儿媳奥蒂莉厄经办的魏玛的歌德家族墓地——魏玛歌德协会于1888年在雅科布公墓建了一块墓地，以纪念歌德夫人——被歌德的创造力所吸引的克里斯蒂安妮一生的成就是：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做一个“沉着冷静地走入他的生活圈子的好女人，日复一日地克服着困难”。

目 录

- 第一章 家 世 / 1
- 第二章 贫穷少女和宫廷高官 / 40
- 第三章 相 遇 / 91
- 第四章 家里的宝贝 / 141
- 第五章 渐生矛盾 / 202
- 第六章 结 婚 / 250
- 第七章 歌德夫人 / 298
- 第八章 疏 远 / 350
- 第九章 最后的日子 / 388

第一章 家 世

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即克里斯蒂安妮·冯·歌德，是歌德 28 年的伴侣，前 18 年是情人，后 10 年是妻子。1788 年 7 月他们初次见面，当时她 23 岁，他 38 岁，两人很快成了情侣。在热情的驱使下，歌德登上了生活的峰顶，在与克里斯蒂安妮的共同生活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这个女人是何许人？

托马斯·曼说她是一个美人，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美人；罗曼·罗兰称她为精神上一片空白的人，罗伯特·穆西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一书中说她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女人，那个日渐衰老的威严崇高的人众人皆知的性伴侣。

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为情妇和妓女，说她是歌德的小宠物、狐狸精、婆娘及肥胖的另一半；维兰德将她看成是歌德的女仆，在魏玛的 18 年中，她的正式身份是歌德的女管家；夏绿蒂·冯·席勒称她为胖乎乎的一无所知的人；贝蒂娜·冯·阿尔尼姆说她是一节发了疯的血肠；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写道：“这个武尔皮乌斯把一切都毁了。”克里斯蒂安妮被视为歌德生活中多余的人，使他难堪，使他误入歧途的人。

后人写的一些有关克里斯蒂安妮的书充满了小市民的装腔作势。保罗·贝尔格的婚恋小说《我的克里斯特尔》第 1、2 部分中

说：热爱歌德的人都会读这本小说。这本书所有德国人都应该读。书中充满陈词滥调，虚构杜撰，很少有真凭实据，只是凭感情对人物加以美化或进行恶意攻击，带有种族主义色彩。1920年霍费尔把克里斯蒂安妮归入低贱的黑人一类，说她非常狡猾，固执而无教养，心灵卑下。把克里斯蒂安妮看成是与歌德平等的另一半，就像把殖民地的有色妇女看成是殖民者的高贵伴侣一样，显得滑稽可笑。

埃达·费德尔森写的书也没有多少事实根据。1949年沃尔弗冈·武尔皮乌斯出版了克里斯蒂安妮的传记，1957年又作了修订补充。1992年埃卡特·克莱斯曼写了克里斯蒂安妮评传。沃尔弗冈·武尔皮乌斯写道：“如果不是围绕着歌德的生活圈子打转的话，找不到任何有关克里斯蒂安妮自己的生活史料。”埃卡特·克莱斯曼则想要走近克里斯蒂安妮，理解为什么歌德偏要选择这个女人作为他的另一半。他强调说，他并不是要重现1756到1816年间克里斯蒂安妮的生活。

1916年是克里斯蒂安妮逝世100周年纪念。汉斯·格哈德·格拉夫出版了克里斯蒂安妮与歌德的通信集，这是件大好事。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妮的通信留传下来的共601封，其中247封是克里斯蒂安妮写给歌德的，354封是歌德写给克里斯蒂安妮的。歌德在信中把她称为他的爱人、小乖乖、家里和厨房里的宝贝、多年的女朋友，后来则称她为他的妻子。歌德的母亲说她是一个上帝创造的美好纯洁的尤物。

此刻笔者正在读克里斯蒂安妮的信。她写得多么好啊！生动而又准确，注重细节的描写。这个女人找到了一种语言来表现她的身体、她的女人味和她的性感。在那个时代这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同样非同寻常的是她描述日常生活的那种方式。笔者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她永不停息地劳作着，管两个家、一个田庄、两个花园，还有草场。她处理遗产事务，收获田间作物并结

算账目，从事现金交易。她会架雪橇，独自出门旅行，随身带两把手枪。她喜欢吃喝，最喜欢的是香槟酒。她跳舞跳得很出色，45岁还去上舞蹈课。她喜欢喜剧，不太喜欢读书，只在坏天气或无聊时才捧起书本。她活泼、幽默，时常有好心情。

笔者从字里行间来读这些信，细细体味每一句话、每一个暗示，反复思索为了爱情她牺牲了什么。笔者还让那些传说浮现在眼前。笔者从信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女人，身上留下5次怀孕的痕记，忍受着4个孩子死去的痛苦，一生都为疾病所缠绕，血压高，肾也有问题。这个女人害怕衰老。她常常力不从心，因为她要扮演的角色没有现成的台词。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天一天地登上那个不适合她的舞台。这个女人常常劳累过度。她爱发牢骚，很任性，情绪变化无常，有时情绪消沉，易受伤害。而且她孤独，非常孤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重病缠身，最后孤独地死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她对自己的看法与同代及后代人对她的评价有很大出入，这激起了笔者的好奇心。

笔者感兴趣的只是探究她的生活道路，从她出发来写书，不是作一次诗意的想像，添一幅新的画像，而是贴近事实真相，贴近那些真实可信的传说。为此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的，追索往昔，并冷静地在档案中寻踪觅迹。

1995年，报上有消息说，魏玛古典基金会购买了武尔皮乌斯家族的遗物。武尔皮乌斯家族的最后一个后裔梅尔希奥尔·武尔皮乌斯是演员兼音乐教育家，于1990年自杀身亡。他留下的遗物能否让我们了解克里斯蒂安妮的情况呢？此外，在图林根的州立档案馆中保存着克里斯蒂安妮的父亲和哥哥的档案。1916年，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妮通信集的编者提到3本哥达地区出版的记事年历，这3本年历的外皮已经发黄，自歌德死后就一直放在他的工作室里，就放在歌德最后审定的十六开本的著作集及他与

席勒的通信集旁，上面还有克里斯蒂安妮生命最后几年中留下的笔迹。没有人追踪这条线索。日记本还在吗？在歌德和席勒档案馆中保存着歌德家的记事本、现金支出账簿、账单、票据等等。从这些东西中难道不能找到克里斯蒂安妮日常生活的痕迹，找到她与歌德 28 年共同生活的痕迹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遇到歌德前的克里斯蒂安妮，看看她的生活道路，她的青年、童年、她的出身还有她的祖先。

武尔皮乌斯这个名字在 16 世纪末第一次出现在魏玛的教堂记事簿上，上面记载着一个叫梅尔希奥尔·武尔皮乌斯的人，通过他才找到了武尔皮乌斯这个名字。当时将德语名字拉丁化是件时髦的事。当梅尔希奥尔来到魏玛城时，他的名字还叫武克斯，当他在职业上上了一个台阶时，他才将名字拉丁化。1597 年魏玛城的洗礼登记簿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年 2 月 11 日他的儿子出生了，在武克斯这个名字后面用红色墨水写着：武尔皮奥。

梅尔希奥尔·武尔皮乌斯是个教堂音乐家。他 1560 年生于瓦松根，在魏玛是教堂唱诗班领唱兼高级文科中学教师。他作的一首曲子流传了下来，这是一首根据《马太福音》所作的四声部的基督受难曲，名为《马太福音中我主耶稣之受难和死亡》，1613 年在爱尔福特出版。1604 年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他作的四声部和五声部的《教堂歌曲和圣曲集》。

然而，不能确凿地证明武尔皮乌斯家族与这位具有早期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音乐家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的父亲这边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祖先据说是一位于 1611 年在威克施泰特死于黑死病的牧师。随后的几代都是神职人员，在图林根北部的一些村庄中担任牧师。歌德的祖先也居住在图林根北部的这片土地上，在巴德拉、坎纳和贝尔卡，在阿尔滕和松德斯豪森，至今还有歌德这个姓。他们是

农民、手工业者、土地测量员、祭祀人员和烧酒酿造者。歌德的曾祖父汉斯·克里斯蒂安·歌德在阿尔滕当过马掌匠、行会师傅和参议会议员。祖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歌德是裁缝和酒店老板。他是家族中第一个离开图林根，迁往黑森，并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定居的人。至于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的祖先，他们不是从农村迁到城市，而是从牧师变成了律师。克里斯蒂安妮的祖父约翰·弗里德里希·武尔皮乌斯定居在魏玛。

歌德母亲这边的祖先住在法兰克福、韦茨拉尔及马尔堡，他们的职业是律师、宫廷法律顾问，是帝国的官员、市长或法院院长，外祖父泰克斯托尔就是一位市长。但是泰克斯托尔的祖先也来自图林根，他的曾祖父也是图林根人，名叫马丁·瓦尔特，出生在哥达附近的普费尔丁斯莱班，1639年死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个啤酒酿造者。克里斯蒂安妮·武尔皮乌斯母亲这边的祖先来自士瓦本，他们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当歌德的祖父从北方往西南方迁移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妮的祖父、莱昂贝格附近梅尔克林根一个皮匠的儿子约翰·菲利浦·里尔正往相反方向迁移，他定居在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城。

克里斯蒂安妮的母亲及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妮两人的父亲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先在自己选择的新住地，在黑森州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城出生的人。

笔者想了解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妮祖先的故事，探访在图林根北部的村庄中还保留着的遗迹。据说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钟楼里有一块巴洛克式的墓碑，在布道坛下面有一幅墓葬图，在古老的教堂记事簿上应该还有记录，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笔者从魏玛出发踏上了寻踪觅迹之路。威克施泰特应该是1611年约翰·亨利希·武尔皮乌斯牧师死于黑死病的地方，这个村庄位于阿波尔达东北约5公里。牧师住宅在马特施泰特，笔者和牧师一起乘车到了威克施泰特。

教堂的尖顶朴实无华地耸立在教堂中部的屋脊之上。教堂在1719年经过修缮。墙基的残垣也许还在，但武尔皮乌斯曾在其中布道的教堂已经完全变了样。教堂内部有个古老的布道坛，和图林根的其他乡村教堂中的布道坛没什么不同。墙边的法衣室里有一份这个教堂所有牧师的名单，上面写着，1600~1611年的牧师是约翰·亨利希·武尔皮乌斯。这份名单是用打字机打的，是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又是根据什么资料打的？

村公所里保存着一箱又一箱的档案，有18、19世纪有关结婚、洗礼和去世的记录，还有账单、报告、卷宗和登记簿。我们还看到20世纪希特勒统治时期的一些材料，如袖章、军人社团的名单等等，但就是没有17世纪的资料。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本1600年的书，封面上写着：宗教仪式程序，即牧师们在做弥撒时应该遵循的程序。这是一本皮封面的书，旁边有把小锁，锁扣已经断了。如果这本书是1600年出版的话，约翰·亨利希·武尔皮乌斯有可能用过它。上面有不同的人留下的手迹，最后是本书主人的名字：沃尔弗冈古斯·米利乌斯。地点写的是：弗卢尔施泰特。此外还写着：该地牧师。因此，这本书是邻村弗卢尔施泰特教堂的。

当黑死病毁灭了整个村庄和地区的时候，谁还会想到要去作记录呢。究竟有没有教堂记事簿？最后一箱书还没有打开，也许就在那里。

几个星期以后，那里的牧师给笔者寄来了一些文献的复印件，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人们修复教堂尖顶，摘掉风向标并打开塔顶，想要了解几个世纪以前的情况时发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教堂记事簿被烧毁了，1719年8月9日威克施泰特发生了一场大火，将108个农家院落及其余的宗教建筑和民用建筑化为灰烬。大火之后两天，即8月11日，一本新的教堂记事簿开始使用，其扉页的复印件也给笔者寄来了，上面写着：8月9日的大火之